



830685

仁和龔自珍著



定盦文集補編

版藏江蘇官書坊

光緒丙戌正月  
平湖朱氏 軒木本

六經正名

龔自珍曰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經久矣莊周天運篇曰孔子曰某以六經好七十君而不用記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有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教孔子所觀易書詩後世知之矣若夫孔子所見禮卽漢世出于淹中之五十六篇孔子所謂春秋周室所藏百二十國寶書是也是故孔子曰述而不作司馬遷曰天下言六藝者折衷于孔子六經六藝之名由來久遠不可以凡曾益善夫漢劉向之爲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藝文志序六藝爲九種有經有傳有記有羣書傳則坳于經記則坳于經羣書頗關經則坳定盦文集補編卷一

于經何謂傳書之有大小夏侯歐陽傳也詩之有齊魯韓毛傳也春秋之有公羊穀梁左氏鄒夾氏亦傳也何謂記大小戴氏所錄凡百三十有一篇是也何謂羣書易之有淮南道訓古五子十八篇羣書之關易者也書之有周書七十一篇羣書之關書者也春秋之有楚漢春秋太史公書羣書之關春秋者也然則禮之有周官司馬法羣書之頗關禮經者也漢二百祀自六藝而傳記而羣書而諸子畢出旣大備微夫劉子政氏之目錄吾其如長夜乎何居乎後世有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十四經之喋喋也或以傳爲經公羊爲一經穀梁爲一經左氏爲一經審

如是是則韓亦一經齊亦一經魯亦一經毛亦一經可乎  
歐陽一經兩夏侯各一經可乎易三家禮分慶戴春秋又  
有鄒夾漢世總古今文爲經當十有八何止十三如其可  
也則後世名一家說經之言甚衆經當以百數或以記爲  
經大小戴二記畢再經夫大小戴二記古時篇篇單行然  
則禮經外當有百三十一經或以羣書爲經周官晚出劉  
歆始去劉向班固灼知其出於晚周先秦之士之掇拾舊  
章所爲增之于禮等之于明堂陰陽而已後世再爲經是  
爲述錮歆非述孔氏善夫劉子政氏之序六藝爲九種也  
有苦心焉斟酌曲盡善焉序六藝矣七十子以來尊論語  
定盦文集補編卷一  
而譚孝經小學者又經之戶樞也不敢以論語夷于記夷  
于羣書也不以孝經還之記還之羣書也又非傳於是  
以三種爲經之貳雖爲經之貳而仍不敢悍然加以經之名  
向與固可謂博學明辨慎思之君子者哉詩云自古在昔  
先民有作向與固豈非則古昔崇退讓之君子哉後世又  
以論語孝經爲經假使論語孝經可名經則向早名之且  
曰序八經不曰序六藝矣仲尼未生先有六經仲尼既生  
自明不作仲尼曷嘗遜弟子使筆其言以自制一經哉亂  
聖人之例淆聖人之名實以爲尊聖怪哉非所聞非所聞  
然且以爲未快意於是乎又以子爲經漢有傳記博士無

諸子博士且夫子也者其術或醇或疵其名反高于傳記傳記也者弟子傳其師記其師之言也諸子也者一師之自言也傳記猶天子畿內卿大夫也諸子猶公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不專事天子者也今出孟子於諸子而夷之於二戴所記之間名爲尊之反卑之矣子輿氏之靈其弗享是矣問子政以論語孝經爲經之貳論語孝經則若是班乎蒼否否孝經者曾子以後支流苗裔之書平易汎濫無大疵無闕意眇指如置之二戴所錄中與坊記緇衣孔子閒居曾子天圓比非中庸祭義禮運之倫也本朝去博士向與固因本朝所尊而尊之非向固尊之也然則劉向定盦文集補編卷一

三

班固之序六藝爲九種也北斗可移南山可墜此弗可動矣後世以傳爲經以記爲經以羣書爲經以子爲經猶以爲未快意則以經之輿僂爲經爾雅是也爾雅者釋詩書之書所釋又詩書之膚末乃使之與詩書抗是尸祝輿僂之鬼配食昊天上帝也

六經正名荅問一

問傳記及爾雅之爲經子斥之以其不古也孝經之名古矣胡斥之荅孝經之名經視他傳記古矣視孔氏之世之六經則不古曷不云乎仲尼未生已有六經仲尼之生不作一經子惑是是惑于元命苞鉤命決而已矣周官之再經王莽所加

六經正名荅問二

問張揖以降論爾雅者眾矣以孰爲正荅以宋鄭樵之論爲正然則雅可廢邪荅否尚寶史游急就豈不寶雅尚尊許慎說文豈不尊雅尚信毛萇詩傳豈不信雅後聖如定盦文集補編卷一  
起莫之廢也釋訓一篇長冗最誕最僑鄙最不詞如夾深

言

六經正名荅問三

問六藝之有樂謂聲容不謂竹帛明矣樂記一篇之存周官大司樂篇之存竇公所獻戴氏所錄其存于天地也不得謂韶濩之存于天地也明矣班氏乃采小戴記之一篇以當六藝之一何居荅子之言是也而不可以責向與固也向若曰此樂之見于大略者爾名爲七略則不得不然名爲藝文志則不得不然

六經正名荅問四

問三禮之名始何時蒼始熹平立石經時夫小戴尊矣抑  
王言保傳之篇善矣夏小正視月令古矣曾子十八篇亾  
厓略稍稍見大戴又有功焉公冠投壺諸侯遷廟諸侯饋  
席又班氏所再其文與十七篇相似者也十七篇今本漢書  
謂為七十篇  
劉攽正之則是淹中經之四篇也然而蔡邕不書大戴盧植鄭  
元不注大戴用心亦有頗焉

### 六經正名荅問五

問吾子之言以經還經以記還記以傳還傳以羣書還羣  
書以子還子五者正名之功碩矣今天下古書益少如其  
寫定于先生之堂六藝九種以誰氏為配荅曰我其縱言  
定盦文集補編卷一

五

之周書去其淺誕剔其譌衍寫定十有八篇穆天子傳六  
篇百篇書序三代宗彝之詔可讀者十有九篇秦陰一篇

此篇本在周書七十一篇之中其日存其文佚  
子定為秦昭襄王時書即今世所傳陰符經也桑欽水經

一篇以配二十九篇之尚書左氏春秋宜別去劉歆所竄益春秋公

羊傳鄭語一篇及太史公書以配春秋重寫定大戴記存

之小戴記存十加周髀祿經九章祿經考工記弟子職漢

官舊儀以配禮古經屈原賦二十五篇漢房中歌郊祀哥

鏡哥以配詩許氏說文以配小學是故書之配六詩之配

四春秋之配四禮之配七小學之配一今夫穀梁氏不受

春秋制作大義不得為春秋配也國語越絕戰國策文章

雖古麗抑古之禠史也亦不以配春秋周官五篇旣不行于周又未嘗以行于秦漢文章雖閎侈志士之空言也故不以配禮若夫詩小序不能得詩之最初義往往取賦詩斷章者之義以爲義豈書序之倫哉故不得爲詩之配竊又以焦氏易林伏生尙書大傳惠棟本董仲舒輯逸世本書之第二十三篇盧文弨本周官五篇此五者埒于易書春秋禮經之尾如埒庸之臣王者雖不得爲配得以其屬籍通已爲尊之矣盡之矣盡之矣或曰胡不以老子配易以孟子邵子配論語應之曰經自經子自子傳記可配經子不可配經雖使曾子漆雕子子思子之書具在亦不以配定盦文集補編卷一

六

論語彙也發其尚矣



說中古文

成帝命劉向領校中五經秘書但中古文之說余所不信秦燒天下儒書漢因秦宮室不應宮中獨藏尙書一也蕭何收秦圖籍乃地圖之屬不聞收易與書二也段使中秘有尙書何必遣鼂錯往伏生所受廿九篇三也段使中秘有尙書不應安國獻孔壁書始知曾多十六篇四也段使中秘有尙書以武宣之爲君諸大儒之爲臣百餘年間無言之者不應劉向始知校召誥酒誥始知與博士本異文七百五也此中秘書旣是古文外廷所獻古文遭巫蠱不立古文亦不亾段使有之則是燒書者更始之火赤眉之火而非秦火矣六也中秘旣是古文外廷自博士以訖民間應奉爲定本勑若畫一不應聽其古文家今文家紛紜異家法七也中秘有書應是孔門百篇全經不但舜典九共之文終西漢世具在而且孔安國之所無者亦在其中孔壁之文又何足貴今試考其情事然邪不邪八也秦火後千古儒者獨劉向歆父子見全經而平生不曾於廿九篇外引用一句表章一事九也亦不傳受一人斯謂空前斯謂絕後此古文者迹過如掃矣異哉異至於此十也假使中秘書然無百篇則向伯七略當載明是何等篇其不存者亾於何時其存者又何所受也而皆無原委千古但

聞有中古文之名十一也中秘既有五經獨易書著其三  
經何以蔑聞十二也當帝之時以中書校百兩篇非是予  
謂此中古文亦張霸百兩之流亞成帝不知而誤收之或  
卽劉歆所自序之言如此託於其父然無此事古文書如  
此古文易可知窻其獨與絕無師承之費直易相同而不  
與施孟梁邱同也漢書劉向一傳本非班作歆也博而詐  
固也侗而愿

葛伯仇餉解

問曰逸書曰葛伯仇餉孟子說之曰湯居亳與葛爲隣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共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餉殺而奪之葛雖貧葛伯一國之君安得有殺人奪酒肉事荅曰王者取天下雖曰天與之人歸之要必有陰謀焉湯居亳與葛爲隣葛伯不祀湯教之祀遺以粢盛可矣乃使亳衆往爲之耕春耕夏耘秋收乃困乃米而藏之廩而後可以祀其於來歲之祀則豫矣其於歲事則已緩亳衆者何闕國者也策爲內應者也老弱饋者何往來爲間諜者也葛雖貧土可兼葛伯放而柔疆隣聖敵旦夕虎視發衆千百入其境屯于其野能無懼乎懼而未宥以葛降率其民而爭之又不足以御乃姑殺其間諜者夫黍稻之節稟往來兩境陰謀之所稟也其民乃發而獻之伯仇者何衆詞大之之詞殺者何專詞殺一人不得言仇仇不得言殺史臣曰葛伯仇餉得事實矣又曰湯一征自葛載夫葛何臯臯在近後世之陰謀有遠交而近攻者亦祖湯而已矣

非五行傳

龔自珍曰劉向有大功有大學功在七略學在五行傳凡五行爲災異五行未嘗失其性也成周宣榭火御廩灾桓僖廡灾非火不炎上也亾秦三月火火炎上如故平地出水水未嘗不潤下也河決瓠子決酸棗乃至堯時襄山而襄陵水潤下如故關門鐵飛金從革如故桑穀生朝桑穀非不曲直也雨木冰桃李冬華霜不殺艸艸木曲直如故無麥無禾是暘雨不時之應非土不稼穡予紬洪範箕子以庶徵配五事不以五行配五事如欲用春秋灾異說洪範者宜爲洪範庶徵傳不得曰五行傳且休徵五咎徵又

定齋文集補編

卷一

十

五非六也無六沴之義又申五事自五事皇極自皇極五福六極自五福六極不相配彼加恆陰以足六沴又割皇極以畀五事無筭於是者亦無拙於是者今以五事還五事以皇極還皇極以五福六極還五福六極而洪範可徐徐理矣微但此易自易範自範春秋自春秋易言舍易洪範言五行春秋言灾異以易還易範還範春秋還春秋姑正其名而易書春秋可徐徐理矣武王箕子周初之史氏不知後世有儒者古之儒者不聞後世有神竈梓慎裊竈梓慎不聞後世有文成五利文成五利不聞王莽王莽不聞張角張魯五斗米三里霧如改五經以遷就之角魯將

毋經學之大宗也哉

定盦文集補編

卷一

一

十一

表孤虛

予讀漢百官表至戊己校尉而作曰古用兵之法盡此官矣戊己之為德無專治無所不治擊之也無方而善擊天下之虛負戊己以為治百戰百勝不戰亦勝戊己之名以孤為名者也孤不自孤得虛而孤使漢官盡如此匈奴何足平三十六城郭何足有大宛何足通邪古先聖王使弟子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之事六甲五方相為用古也必有其說宋裴駟不得其說以虛為孤以孤為虛予懸疑誤後世作一表采易緯之義兼術家之術以正漢官之名與裴駟正相反

定齋文集補編

卷一

十一

甲子旬

虛戌亥

孤在辰巳

甲戌旬

虛申酉

孤在寅卯

甲申旬

虛午未

孤在子丑

甲午旬

虛辰巳

孤在戌亥

甲辰旬

虛寅卯

孤在申酉

甲寅旬

虛子丑

孤在午未

關告子

龔氏之言性也則宗無善無不善而已矣善惡皆後起者夫無善也則可以爲桀矣無不善也則可以爲堯矣知堯之本不異桀卽卿氏之言起矣知桀之本不異堯孟氏之辯興矣爲堯矣性不加菹爲桀矣性不加枯爲堯矣性之桀不亾走爲桀矣性之堯不亾走不加菹不加枯亦不亾曰走是故堯與桀互爲主客互相伏也而莫相偏絕古聖帝明王立五禮制五刑徹傲然欲民之背不善而嚮善攻劇彼爲不善者耳曾不能攻劇性崇爲善者耳曾不能崇性治人耳曾不治人之性有功於教耳無功於性進退卑

定盦文集補編

卷一

十三

亢百姓萬邦之醜類曾不能進退卑亢性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又曰性杞柳也仁義杯棬也以性爲仁義以杞柳爲杯棬闡之曰浸假而以杞柳爲門戶藩棹浸假而以杞柳爲桎莖楛浸假而以杞柳爲虎子威俞杞柳何知焉又闡之曰以杞柳爲杯棬無救於其爲虎子威俞以杞柳爲威俞無傷乎其爲杯棬杞柳又何知焉是故性不可以名可以勉強名不可以似可以形容似也楊雄不能引而申之乃勉強名之曰善惡混雄也竊言未湮其原盜言者雄未離其宗告子知性發端未竟

子年二十七著此篇越十五年四十二矣始讀天台宗

冬  
書喜少作之闕合乎道乃削剔無蔓存之自珍自記癸巳

定盦文集補編卷一

十四



辯知覺

嘉慶甲子自珍從嚴江宋先生讀書先生問焉曰伊尹曰  
先知知後知先覺覺後覺知與覺何所辯也自珍對曰知  
就事而言也覺就心而言也知有形者也覺無形者也知  
者人事也覺兼天事言矣知者聖人可與凡民其之覺則  
先聖必俟後聖矣堯治歷明時萬世知歷法后稷播五穀  
萬世知農此先知之義古無歷法堯何以忽然知之古無  
農后稷何以忽然知之此先覺之義子貢曰夫子之文章  
可得而聞此先知之義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此先  
覺之義孔子學文武之道學周禮文武周公爲先知孔子  
定盦文集補編

卷一

十五

爲後知此可知者也孔子不恃杞而知夏不恃宋而知殷  
不乞靈文獻而心通禹湯此不可知者也夫可知者聖人  
之知也不可知者聖人之覺也

釋魂魄

有渾言之義有析言之義渾言之人死曰鬼鬼謂之魂魄  
析言之魂有知者也魄無知者也質言之猶曰神形矣易  
曰精氣爲物此言聖智之魂之情狀曰游魂爲變此言凡  
民之魂之情狀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此頌文王之精  
氣能不與魄俱死孔子告子游曰體魄則降此言聖智與  
凡民所同者曰知氣在上此言聖智所不與民同者凡民  
之魂不能上升乎天或東西北南以遊招魂之禮升屋而  
號告曰皋某復必仰而求之上者何也不敢以凡民待其  
親也屈原宋玉之詞則求之上求之下求之東西北南夫  
定盦文集補編卷一

卷一

六

亦善知凡民之情狀者也月之生曰明其死曰魄假借之  
義也魂有知故禮有招魂楚巫有禮魂魄無知故周禮不  
墓祭墨氏薄葬道家者流言以魂屬善以魄屬不善求之  
孔墨具無其義小說家言人遇鬼于墟墓然則魂有戀魄  
而悲死者矣孰達孰悲吾弗知

勸豫

夏之既夷豫假夫商所以興夏不假六百年矣乎商之既夷豫假夫周所以興商不假八百年矣乎無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萬億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則以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聽其自侈以俟踵興者之改圖爾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勅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興豈非革前代之敝耶前代所以興又非革前代之敝耶何淵然其一姓也天何必不樂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耶奮之奮之將敝則豫師來姓又將敝則豫師來姓易曰窮則變變定彙文集補編卷一

七

則通通則久非爲黃帝以來六七姓括言之也爲一姓勸豫也

寶賓

王者正朔用三代樂備六代禮備四代書體載藉備百代夫是以寶賓賓也者三代其尊之而不遺也夫五行不再當令一姓不再產聖興王聖智矣其開國同姓魁桀壽考易盡也賓也者異姓之聖智魁桀壽考也其言曰臣之籍外臣也燕私之游不從宮庫之藏不讎世及之恩不與同姓之獄不鞠北面事人主而不任叱咄奔走捍難禦侮而不死私讎是故進中禮退中道長子孫中需學中史王者於是乎芳香其情以下之瓏玲其誥令以求之虛位以位之書曰今予其敷心優賢揚歷詩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

定齋文集補編

卷一

十六

心用此道也商法盟先異姓周法盟先同姓質家尊賢先異姓文家親親先同姓古者開國之年異姓未埒據亂而治故外臣之未可以在天位也在人主則不暇在賓則當避疑忌是故箕子朝授武王書而夕投袂乎東海之外易世而升平矣又易世而太平矣賓且進而與人主之骨肉齒然而祖宗之兵謀有不盡欲賓知者矣燕私之祿有不盡欲與賓其者矣宿衛之武勇有不欲受賓之節制者矣一姓之家法有不欲受賓之議論者矣四者三代之異姓所深自審也是故周祚七百其大政之名氏姜任羸芊妣子之材不與焉征伐之事受顧命之事共和攝王政之事

皆姬姓也其異姓之間人則史材也且夫史聃之訓曰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知所以自位則不辱矣知所以不議論  
則不殆矣不辱不殆則不憔悴悲憂矣孔子曰非天子不  
議禮不制度不攷文吾從周從周賓法也又曰出則事公  
卿事公卿亦賓分也孟軻論卿貴戚之卿異異姓之卿夫  
異姓之卿固賓籍也故諫而不行則去史之材識其大掌  
故主其記載不吝其情上不欺其所委擊下不鄙夷其貴  
游不自卑所聞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學以榮其國家以  
華其祖宗以教訓其王公大人下亦以崇高其身真寶之  
所處矣何也古之世有抱祭器而降者矣有抱樂器而降  
者矣有抱國之圖籍而降者矣無籍其道以降者道不可  
以籍也下至百工之莖醫卜之法其姓氏也古其官守也  
古皆不能以其孰降夫非王者卑其我法又非王者不肩  
籍古之道也又非王者敢滅前古之人民獨不敢滅其禮  
樂與道藝也道誠異不可降禮樂誠神靈不可滅也禮樂  
三而遷文質再而復百工之官不待易世而修明微夫儲  
而抱之者乎則弊何以救廢何以修窮何以革易曰窮則  
變變則通通則久恃前古之禮樂道藝在也故夫寶也者  
生乎本朝仕乎本朝上天有不專爲其本朝而生是人者  
在也是故人主不敢驕夫嬴劉之主驕於三代者何也寶

籍闕也漢氏之賓籍闕不亏其季亏其初漢初伏生老竇公耄申公胥靡故漢初已無有賓若夫子與姬之交也妣與子之交也其學或有續絕矣其得姓受氏者或有續絕矣其官或有續絕矣其禮或有續絕矣則以三代之季或能賓賓而尊顯之或不能賓賓而窮而晦而行遁職此之由杞不能徵夏宋不能徵殷孔子于杞宋思獻周初武王舉逸民其衰也有柳下惠少連禽也淵雅博物少連躬至行孔子皆謂之降志之民孔子述六經則本之史史也獻也逸民也皆亏周爲賓也異名而同實者也若夫其姓賓也其籍外臣也其進非世及也其地非闔閭燕私也而僕

定盦文集補編

卷一

三

妾色以求容而俳優狗馬行以求祿小者喪其儀次者喪其學大者喪其祖徒樂廁于僕妾俳優狗馬之倫孤根之君子必無取焉

覘恥

龔自珍曰史氏之書有之曰霸天下之孫中葉之主其才弱其志文其聰明下其財少未嘗不周求禮義廉恥之士厚其貌嫗其言則或求之而應則或求之而不應則必示祖之號令以差史氏之書又有之昔者霸天下之氏稱祖之廟其才彊其志武其聰明上其財多未嘗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崇高其身一人爲剛萬夫爲柔以大便其有力彊武而盾孫乃不可長乃誹乃怨乃責問其臣乃辱榮之亢辱之始也辯之亢誹之始也使之便任法之便責問之始也氣者恥之外也恥者氣之內也温而文王者之言也惕而讓王者之行也言文而行讓王者之所以養人氣也猶其府焉徘徊其鍾虜焉大都積百年之力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旣殄旣獮旣夷願乃席虎視之餘蔭一旦賁有氣于臣不亦莫乎

撮錄易緯是類謀遺文

易緯最無用獨卦氣法或出于古史氏而緯家傳之何以疑其出於古史氏曰古者頒時月日之歷與三易之法皆出于王者掌於史氏故偽爲時月日者有誅焉偽爲卜筮之書者有誅焉其大原一也春分之日與秋分之日同占一卦爻又同其吉凶必殊矣冬至之日與夏至之日同占一卦爻又同其吉凶必殊矣推而至于三百六十六日設日日遇卦同爻又同其吉凶必日日殊矣是故震兌坎離之主二十四氣餘六十卦之各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此必古法必古憲令也易緯通卦論乾元序制記是類謀皆

定盦文集補編

卷二

一

祖

載此法是類謀最詳故錄一通以爲今筮家言值日者之

撮錄尙書攷靈耀遺文

似張衡靈憲之支流尙不及衡密矧揆諸今日所實測者乎其言天地之距七曜之度恣匈臆而吳言之殆無一言之近事實者獨地與星辰四遊之義或者有徵過而錄之俟司天采擇

撮錄春秋元命苞遺文

春秋緯於七緯中最遇直義矣元命苞尤數與董仲舒何休相出入凡張三世存三統新周故宋以春秋當興玉而



託王弓魯諸大義往往而在雖亦好言五行災異則漢氏  
之恆疾不足矜也凡予錄緯三家用閩趙在翰本

定盦文集補編

卷二

二

撮錄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六卷自第一至第四書天子西巡狩之事第五  
第六書畿內畋遊之事又具書盛姬事

天子自北而西而北凡行一萬三千三百里其征比反史  
臣具書曰冀自珍謹由日推月得月周天二十八

龔自珍曰天子西征得羽琤之山東歸蠹書于羽陵畿內  
有羽陵何也樂羽琤之遊歸而築羽陵也天子西征得樂  
池東歸葬盛姬于樂池畿內有樂池何也樂樂池之遊歸  
而築樂池也晉臣郭璞語非是洪氏頤煊孫氏星衍語皆  
非是

定盦文集補編

卷二

三

此籀文也籀文孰作之宣王朝太史臣籀之所作也非西  
周世所行之文也曷爲明之明非古文也孰謂爲古文晉  
臣荀勗以爲古文也元明梨書家因以爲古文也古文籀  
籀文繁古文但有象形指事籀文萌矣晉臣不知其異

六卷文闕不具何也荀勗云汲郡收藏不謹是其故也自  
珍曰今闕文有二種有闕甚多不知若干名者事更端也  
寫書者宜書之曰闕有闕一二名者事無更端則食也寫  
書者宜爲方空於行間不言闕今寫定本第一卷第一行  
先書闕乃書飲天子錫山之上是其例也如此庶讀者瞭  
其事起訖矣

由闕故知有逸文可摭拾與可彙者刺取羣書補食字洪頤煊孫星衍兩家善矣龔自珍取列子周穆王篇事抱朴子君子化猿鶴小人化蟲沙事羣書中帝臺事壇山刻石事應語之鏡事定爲此傳逸文爲摭逸一篇附卷尾

晉書東晉傳曰此書本五卷末卷乃禘書十九卷之一孫星衍曰尋其文義相屬應歸此傳東晉傳別出之者非也龔自珍曰孫說是也

今所據有元劉氏庭幹本明吳氏瑄本何氏鏗本邵氏燾古本汪氏明際本吳山華陰雨道藏本 國朝洪氏頤煊本孫氏星衍本洪氏孫氏爲善

定盦文集補編

卷二

四

龔自珍曰古者神君高后所以享帝者之樂左史之所莊記周史之最古者後王德薄神人遠之天地旣漓山川衰濁神物徂謝下逮草木不孕金玉郊子之言曰不能紀遠乃紀於近重以史降爲儒耳剽目誦不如剡子驚而削之使天靈迹惛悅夷于稗家尙不得媿國語不亦儉乎

撮錄列子

列子八卷晉張湛注明嘉靖中吳郡顧春依宋景定改元  
龔自萬本重刻者白珍曰列與莊異趣莊子知生之無足  
樂而未有術以勝生死也乃曰死若休何容易哉列子知  
內觀矣莊子欲陶鑄堯舜而託言神人列子知西方有聖  
人矣其曰以耳視以目聽曰視聽不以耳目於聖人六根  
互用之法六識之相庶近似之皆非莊周所知者求之莊  
未可以措手足求之列子有捫而足有藉也莊子見道十  
三四列子見道十七八丁大法之未東皆未脫離三界惜

哉

撮錄司馬法

予錄書至司馬法深疑焉古有司馬兵法又有穰苴兵法齊威王合之名曰司馬穰苴兵法此太史公所言司馬法宏廓深遠合于三代穰苴區區小國行師之法而已又太史公所言二者合一百五十篇宋邢昺所見也見三卷者晁氏也見一卷者陳氏也實止一卷爲書五篇則今四庫本及一切本是也其言孫吳之興臺尙不如尉繚子所謂宏廓深遠者在疑者一自馬融以降引之者數十家悉不在五篇中疑者二佚書乃至百四十有五疑者三存者是司馬法則佚者是穰苴法矣齊威王合之之後何人又定盦文集補編卷二

六

從而分之使之蕩析也疑者四馬融以下羣書所引頗有三代兵法及井田出賦之法是佚書賢于存書遠矣是穰苴法賢于司馬法遠矣疑者五邢陳晁三君之生不甚先後所見縣殊疑者六道光壬辰閏九月寫司馬法竟并質

六疑

聞蘇州黃氏有宋刻本司馬法不知幾卷惜未見 邢昺親見司馬法百五十篇出論語義証

撮錄急就

急就三十二章章六十三字依王伯厚寫本伯厚所傳碑本伯某某者頗疑之趙孟頫嘗臨皇象矣墨蹟貯大內乾隆初 詔刻石嵌於西苑之閱古樓者是也予家有拓本以校伯厚語知其不然豈趙臨皇象而偏旁實不從之邪抑皇象有二碑邪第三十一章最舛亂難讀各本皆然予以肥正之合作者分別部居之意且以地名爲殿庶伯厚所言前章末句與後章起句相躡者

撮錄中論

徐幹中論論儒者之蔽既見要害擊而中之七十子歿不  
數數遇斯言異哉吾乃遇之於漢與魏之交也爰依何鐘  
本寫定甚完具自珍曰漢初元于孝武能成一家之言者  
甚衆昭宣以降書不逮古下迄魏世合而論之譬適于野  
焉或千里鼠壤不逢可材則楊雄法言荀悅申鑑是也平  
蕪生之灌木叢之剔而雍之乃覲瑤草拾而佩之如桓  
寬鹽鍤論劉向說苑王符潛夫論是也若乃傾匡量芝到  
藁載大藥其徐氏中論邪

撮錄歸心篇

歸心篇一千九百四十二字顏之推家訓二十篇之第五也高安朱軾本十九篇此篇見廢子依宛平黃叔琳同縣盧文弨兩本參校付寫夫說法人者立宗立因立喻道大原覺羣壘華雨自天天樂墮空斯比丘之躅非居士之宗居士者詞氣夷易略說法要引人易入也而不入于窳在家爲家訓在教爲始教以儒者多樂之



撮錄神不滅論

神不滅者敢問誰氏之言與精氣游魂吾聞之大易於昭  
在上又聞之詩魂升魄降又聞之禮儒家者流莫不肄易  
莫不肄詩莫不詩禮顧儒者曰神不滅佛之言也吾儒不  
然此身存卽存此身滅卽滅則吾壹不知儒之於易於詩  
於禮盡若是其莽莽邪盡若是其墨墨邪盡若是其孰視  
如無覩邪抑違中之佞邪神不滅論一卷設四難四荅三  
千名有奇鄭鮮之撰鮮之不知何代人也此宋槧本楊傑  
序蘇州江沅藏其詞旨與顏之推相似必南北朝人也江  
沅曰此讀佛書之初階可以種信根亟寫副墨一通自珍  
定齋文集補編卷二

十

曰此亦讀易詩禮者之所必欲知也亟寫副墨一通人間  
遂有弟三本

撮錄李白集

龔自珍曰李白集十之五六偽也有唐人僞者有五代十  
國人僞者有宋人僞者李陽冰曰當時著述十器其九今  
所存者得之他人焉陽冰已爲此言矣韓愈曰惜哉傳於  
今泰山一毫苾愈已爲此言矣劉全白云李君文集家有  
之而無定卷全白貞元時人又爲此言矣蘇軾黃庭堅蕭  
士贇皆非無目之士蘇黃皆嘗指某篇爲僞佗蕭所指有  
七篇善平三君子之發之端也宋人各出其家藏愈出愈  
多補綴成今本宋人皆自言之委巷童子不窺見白之真  
以白詩爲易效是故效杜甫韓愈者少效白者多予以道  
定盦文集補編卷二

十一

光戊子夏費再旬日之力用朱墨別真僞定李白真詩百  
二十二篇於是最錄其指意曰莊屈實二不可以并并之  
以爲心自白始儒仙俠實三不可以合合之以爲氣又自  
白始也其斯以爲白之真原也已次第依明許自昌本

書蘇軾題臨臬亭子帖後

東坡居士睡足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回重門洞開林巒齊入當此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翁元豐四年五月蘇軾臨臬亭之上

龔翬祚曰夫睡足飯飽者二十五種前方便之二倚於几上者智者曰合眼不受外光合口不受外風是其義夫左繞表假右回表空重門言出二邊也重門洞開表中道林巒齊入表三千具也復次無思表寂有思表炤有思無思同時表寂炤雙現前萬物翁表三千具也何謂受受亦不受不受亦不受非受非不受亦不受亦不受亦不受

定盦文集補編

卷二

七

如是之人則能受萬物之翁矣當此時也者以無去來今之一時以具去來今之一時悉檀而說說有此時是故阿難結集五時教例系一時道光十七年三月書蘇軾題臨臬亭子帖後

撮錄平定羅利方略

平定羅利方略四卷無纂修銜名始于康熙二十一年八月遣副都統郎坦等偵探羅利情形事終于二十八年內大臣索額圖立碑與羅利定地界事羅利者謂俄羅斯國之人也俄羅斯以順治時擾黑龍江踞雅克薩尼布潮二城而有之至是三十年我

聖祖仁皇帝命將克復逐其人首尾七年而定 詔史館

作是書也最簡明四庫著錄諸方略獨遺此四庫未見之

也在事之人將軍巴海都統薩布素先往無功且意在久

師卒成大功者都統公彭春護軍統領佟寶侍郎薩海也

定盦文集補編

卷二

三

方略之要薩海督耕彭春佟寶督戰蓋且戰且耕也兵器

以福建所進籐牌爲主領籐牌兵者漢鑾儀使侯林興珠

臺灣投誠授左都督何祐也定界在何處碑二通一在格

爾必齊河一在額爾古納河二河皆黑龍江之上游也郎

坦始之彭春薩海中之索額圖善其後也 仁皇帝諭

曰逐之而已不戮一人如天之仁也又諭曰渠所竊踞距

我發祥之地甚近此逐之之意也

蒙古寄廡表序

賽音部之有兩厄魯特猶青海部之有賀蘭山厄魯特與額濟納士爾扈特也皆各有廡疆域則統之如古坭庸國賽音西壤茂有水草其始也皆居推河矣其繼也皆居烏蘭烏蘇矣今阿刺布坦裔見旂一廡一丹濟蘭裔見廡一旂一廡皆貝子地皆削推河之孫官書紀載或贅或歧故考檔宜慎也

青海志序

青海在甘肅西甯府邊外唐吐谷渾之分也三十九族奉佛而好兵會盟之事弗與故文移甚少其地始盡番子有三十九族之人盡後徙也瓦剌與蒙古實一而二始元明間爲蒙古屬國視蒙古微賤和碩特之得姓博爾吉吉特氏當是冒貴種未必本姓然弗可攷也今依欽定世系表以和碩特之顧寔汗爲首巨細之故咸詮次于下雍正後顧寔裔亡而和碩特不盡亡存者如千族其事次焉其徙往以實地者有喀爾喀輝特土爾扈特各部其事又次焉其關界以鎮海堡爲首其地形以河爲領具如志

與人論青海事書

倭檢各件敬檢上青海本番地也番子是吐谷渾之裔唐以前實強後少弱亦不失爲大國一見逐於正德之間蒙古阿爾忒斯再見逐於國初衛拉特固實汗三見逐於三傳之羅卜藏丹津羅卜藏丹津者叛世宗朝以覆固實祀故今之青海和碩特則並非固實嫡種矣今和碩特二十有一旂是不從羅卜藏丹津叛者其餘喀爾喀一旂輝特三旂土爾扈特四旂皆以雍正末乾隆初陸續徙往以地未實故與和碩特分居番子故地天道好還強弱迭代今番子之事必聲言報先世之讎名近正力近強必

定會文集補編

卷二

六

非各旂所能禦渥中諸旗距番遠尙可自活河北之帳必危自然之勢也聖者貴因天運之自然矧番子未嘗獲罪天朝古未有外夷自相爭掠而中朝代爲之用兵者且蒙古亦何可合之強強卽弗恭順羅卜藏丹津非其前事邪番人蒙古皆信佛大刺麻察汗諾門汗一旗最富盛貧番往往賴其牛羊以活刺麻位號在西藏達賴班禪之下并在漠北哲卜尊丹巴之下僅與後藏班禪比若朝廷許褻以封號許造廟宇必肯出力以佛法兩勸而兩罷之不調一兵不費一粟以外夷和外夷智之魁也今兵力物力皆非開邊費之會克則殺機動不克則何以收事之局於

事前思之惟大刺麻雖富而弗傳子雖有功而無後患無  
事則無患有事則可用此 列聖尊崇黃教微指也走  
雖明習何敢妄論邊事承咨采再四故條出大概以附直  
而勿有之義其地形道里各件程府丞昔歲開斜方而得  
之者想明核走處僅一分覽畢當見還也不賜壬午十一  
月八日

定會文集補編卷二



烏梁海表序

皇興極北竟也其人與明阿特同祖喀爾喀四部輕之蓋  
微種也頗役附北厄魯特噶爾丹不能自通康熙三十六  
年漠北平五十四年烏梁海來貢貂有 詔隸札薩克圖  
汗部乾隆三十九年始與木蘭之圍 命與烏蘭烏蘇厄  
魯特杜爾伯特青海為一隊謂之四別隊嗣是進年班矣  
其部落以在唐努山者為大支以牧阿勒坦山牧阿勒坦  
淖爾者為屬國實一種而三國有總管大頭目一員今鉤  
考唐努山世系自和羅爾邁以下列於表

說昌平州

昌平州京師之枕也隸北路廳北路廳隸分巡霸昌道巡  
霸昌道隸京尹州在德勝門北八十里州南門至北門七  
里州之東有鎮山焉曰天壽山明十三陵之所在又東南  
有小山焉曰湯山實維溫泉有江東之辛夷樹焉 純

皇帝置行宮實 東巡之所息州南門之外有泉焉曰龍  
王泉泉上有龍王祠泉南流西南又有泉焉出大覺寺又  
西有村焉村有多泉村人自名曰百泉百泉之泉大覺寺  
之泉皆東南流以入于沙河亦之北二十有五里曰南口  
南口者州之蔽也居庸關之基也入延慶州界矣州之人

定盦文集補編

卷二

九

林漢有盧柿唐有劉書今有五 齋王晉齡者好積書豐  
然長者以孝廉方正徵授禮部則奮筆論當世事其言  
有曰今士習尤譁囂憲小慧上宜崇樸學以勵下仁和龔  
自珍以此言爲然也其穀宜麥亦宜稻其土產硝磺其木  
多文杏頻婆柿棠梨其俗敬賓客富人畜車不敢騁于里

門

論京北可居狀

京師春益早冬益燠客益衆土著益詐吾相北方獨宣化  
府承德府之問可以居可以富可以長子孫今夫東南艸  
木朮朮然易榮也易高大也易槁也蠹空其中雨漬其外  
有園圃者不規久遠不能儲以爲美材宣化承德間少木  
木四月始榮其華肥其葉長其材堅得三頃之礎確以種  
木三十年而材之棟宇棺槨之利可以專數縣恆寒故腴  
理實恆勞故筋骨固食妖服妖玩好妖不至故見聞定居  
天下極北仕者賈者不取道不取道無過客矣故家室姻  
戚皆舊我

定盦文集補編

卷二

三

祖我

宗蹕路之所出入承德則山莊在焉近宮牆蹕路

不爲陋子孫如智慧亦可以窺掌故矣東南生齒密邱墓

密歲歲埋之歲歲掘之故土浮故土多石少宣化承德間

平地皆巨石地氣不洩氣不洩故無蚊蚋毒蟲亦無瘟疫

疴疾人畜皆壽如夾山而居山之坳縱可四百丈橫四之

一可以牧牛羊羣牛牧可以代田石炭可以代薪狼狐野

貓之皮可以代蠶子孫如聰慧者宜習蒙古書通喇嘛經

咒習蒙古書通喇嘛經咒可以代東南書記之館教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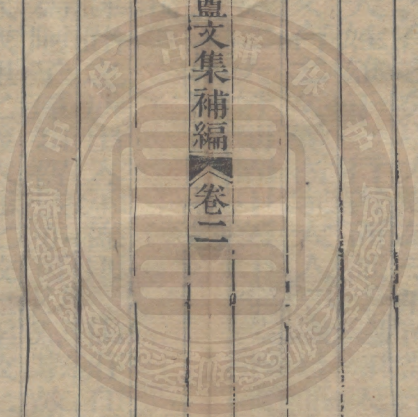
師吾有丈夫子二如一支回南一支遷北他日魂魂其款

北乎噫吾少年營東南山居中年仕宦心中溫溫然不忘  
東南之山居京師既不欲久淹天意謂我人事慧我又未  
必使我老東南从曼妙之樂也我方圖之矣丁酉十月與  
客言志既送客書示兒子

定盦文集補編

卷二

三



東南之山居京師既不欲久淹天意謂我人事慧我又未  
必使我老東南从曼妙之樂也我方圖之矣丁酉十月與  
客言志既送客書示兒子

徽州府志氏族表序

龔自珍始爲徽州府表氏族也先王以人道序天下故氏族戰焉我大清文物備布山川穆清瀕海而東置行省者一十有八其縣一千三百有奇縣之民籍皆億萬民皆能言所姓而姓以世德家行及勳貴之迹有述者謂之大自珍所至縣多矣皆諏而記之夫以大姓雄于縣而詘于府者有之矣以大姓雄于府而詘于一行省者又有之矣以大姓雄于一行省而詘于總知天下掌故之宗所記聞者又有之矣曩者家大人知徽日命自珍任徵討文獻之役徽之大姓則固甲天下粲然散著靡有專紀是故削竹定盒文集補編卷二

五

而爲之表其義迥曰載大宗次子以下不載夫宗法立而人道奔矣次子之子孫官至三品則書不以宗廢賢貴也其有立言明道名滿天下則書不以宗廢賢也自今茲嘉慶之世推而上之得三十世以上者爲甲煇得三十世者爲乙煇得二十世者爲丙煇義何所尙于恭舊遂箸錄洪氏吳氏程氏金氏鮑氏方氏汪氏戴氏曹氏江氏孫氏畢氏胡氏朱氏巴氏凡十有五煇其餘羣姓埒見焉弗漏弗濫書旣成閱六年嘉慶庚辰之歲則開匝而最錄之如此若夫齊梁之浮譚江左之虛風侈心膏粱之名詭言氏族之學朝之失政野之失德作者何師焉

2年 1.00

88

